

叶日·尤兰道特著



这样的时代



作家出版社

4343

这 样 的 时 代

三 幕 喜 剧

〔波兰〕 叶日·尤兰道特著

姜 丽 林 敏译

作 家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七 年 · 北 京

JERZY JURANDOT

TAKIE CZASY

据 Ю. ЮЗОВИЧ 俄譯本 "ТАКИЕ ВРЕМЕНА"

(“ТЕАТР” ФЕВРАЛЬ, 1955) 譯出

內 容 說 明

叶日·尤蘭道特是波蘭當代著名的諷刺作家。喜劇“這樣的時代”寫於一九五四年，曾獲得劇本創作獎。主題是描寫兩個人物的轉變：一個是地方造釘工廠長，從自滿、怕負責任、一心向往華沙的都市生活轉變為勇敢地接受工人建議，安心在小城市領導生產革新；另一個是下廠體驗生活的作家從現實生活里，明白了膚淺地熟悉一下生活不能創作好作品，根本改變了自己的創作計劃。劇本指出自滿情緒的危險性，也無情地諷刺了主觀主義。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東四道條胡同4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7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 624 字數 33,000 開本 7 寸 × 10 寸 1/32 印張 2 7/8 插頁 2

1957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1900 冊

定價(7) 0.25 元

統一書號：i0020·624

定 价： 0.28 元

AG 1-1-7

人 物

斯坦尼斯拉夫·謝林斯基（爱称——斯塔赫）——厂长。

道罗塔——謝林斯基的妻子。

尤里安·斯庫卜（爱称——尤里克）——作家。

艾丽亞——謝林斯基的女秘书。

彼特利卡——技工。

契日克（爱称——艾代克）——工人。

敏戈热夫斯基——会计。

第一幕

一个不大的地方造釘工厂的厂长办公室。一张写字枱，兩架电话机。一般通用的家具，圖表，統計表。一切陈設都很公式化。

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幅石印的彩色新華沙風景画，画中憲法廣場特別壯麗。幕开时，舞台上有謝林斯基厂长和敏戈热夫斯基。

謝林斯基 怎么样，完了嗎，敏戈热夫斯基先生？

敏戈热夫斯基 完了，厂长先生。

謝林斯基 （从桌子旁边站起来）謝謝您。我認为，我們可以滿意。

敏戈热夫斯基 我也这样想，厂长先生。

謝林斯基 是的……我承認，这对我來說真不容易。敏戈热夫斯基先生，曾經有一度，有一度……

敏戈热夫斯基 我敢說，要不是厂长先生亲自动手……

謝林斯基 这不是最根本的，敏戈热夫斯基先生。集体——才是起决定作用的。

敏戈热夫斯基 集体，那是当然的，厂长先生，可是我要說，如果这个集体沒有这样坚强的手在領導……

謝林斯基 主要的是我們打了胜仗，敏戈热夫斯基先生。

您当然会同意：这是战斗，真正的战斗，敏戈热夫斯基先生。您能说不是吗？

敏戈热夫斯基 可不是！连报纸上都登着：“为计划而斗争”。

謝林斯基 您瞧，连报纸上都登了。一个人看报纸是好的，能提高。比方说，您一定在提高自己，敏戈热夫斯基先生。

敏戈热夫斯基 承蒙夸奖，厂长先生。

謝林斯基 嗯，是啊……像我们这样潜力不大的工厂，如果能达到百分之九十七，九十八，那就算不坏了。那些经常登在报上和拍成新闻纪录片的最大的企业单位也不过只到了百分之九十七，九十八，可是我们呢——百分之一百零二！

敏戈热夫斯基 百分之一百零二点三……

謝林斯基 还有个点三。这也很重要。要为百分数的小数点斗争，像那位所说的，他叫什么来着……算了。

謝謝，敏戈热夫斯基先生，完了！

敏戈热夫斯基 完了，厂长先生。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就把下一季度的计划交去打字。

謝林斯基 加上我们修正的意见。

敏戈热夫斯基 加上您修正的意见。明天我拿来请厂长先生签字。

謝林斯基 明天也可以，后天也可以，反正到十号还有的是时间。

敏戈热夫斯基 我冒昧地提醒您，后天我准备休假……

如果厂长先生个人不反对的话……

謝林斯基 当然，当然。对不起，我忘了。您理当休息，

敏戈热夫斯基先生。您做了一件这么了不起的工作，

这可不是玩笑。

敏戈热夫斯基 承蒙夸奖，厂长先生。

謝林斯基 （停顿片刻）您还有什么事？

敏戈热夫斯基 没有什么了……我只是想说，如果我们

真的进行了一场战斗，而且获得了胜利的话……

謝林斯基 那又怎么样呢？

敏戈热夫斯基 那我们的一切都要归功于统帅的天才。

我敢说，历史教导我们……

謝林斯基 得了，得了。再见，敏戈热夫斯基先生。

敏戈热夫斯基 向您致敬，厂长先生。（下）

停顿。艾丽亚上。

謝林斯基 什么事？有人找我吗？

艾丽亚 彼特利卡等着见您。

謝林斯基 啊，对了，对了……

艾丽亚 还有一个从华沙来的公民。

謝林斯基 从华沙来的？是谁啊？

艾丽亚 他不愿意讲自己的名字。他说是私事。

謝林斯基 嗯……

艾丽亚 高个子，相当有气派……

謝林斯基 这样的人我认识几百个。

艾丽亞 他帶着箱子。

謝林斯基 真有趣。請他進來吧。

艾丽亞 彼特利卡呢？他等了兩個鐘頭了。

謝林斯基 那有什么办法，讓他等等吧！

艾丽亞下，然后斯庫下上。

斯庫下 您好，厂长先生！

謝林斯基 您好……（伸出手來）我是謝林斯基。

斯庫下（笑）我还相信我一点兒沒变呢。你仔細看看……

認出來了嗎？

謝林斯基（不確信地）斯庫下？

斯庫下 对，斯庫下……

謝林斯基 斯庫下·尤里克？不会的。可真是想不到的事啊！

拥抱。

坐下吧。我高兴極了。

斯庫下 我原来也这样想：可能他認不出来，如果認出来的話，一定很高兴。

謝林斯基 你想想，老兄，过了多少年了。从中学畢業的那天起……我怎么能想到呢！

斯庫下 啊呀，別說了。假如我不知道桌子旁边坐的就是謝林斯基厂长先生的話，我也未必就能認出是地球仪。

謝林斯基 地球仪……哈，哈！

斯庫下 对不起，对我來說你永远地球仪！

謝林斯基 沒关系，沒关系……正相反，我不反对。但是从那時候起，再沒有人這樣叫我了。我自己也就忘了。地球儀！……哈，哈！

斯庫卡 你的頭髮已經發白了，地球儀！

謝林斯基 你也是！可是，你看，別的一點兒也沒有變。

斯庫卡 我們常這樣。沒變，沒變，突然啪地一下，才知道我們已經變成老廢物了。一點沒變，可是老同學都認不出來了。

謝林斯基 怎么搞的，我們連一次也沒有碰到過……當然羅，我不止一次念過介紹你的文章，每次我都感到無限的驕傲。如果碰到有你的照片，我總是在妻子面前夸你。我說，你看，你知道這個著名的作家是誰？我的中學同學尤里克·斯庫卡。

斯庫卡 這樣的一些照片最能引起老同學和遠方親戚們的注意。

謝林斯基 別謙虛啦！榮譽！獎金獲得者！哦！我家里的書架上還有你的得獎小說。可不是嗎！那本“朝霞”……就擺在最顯眼的地方……是叫“荒野上的朝霞”嗎？

斯庫卡 “處女地上的黎明”。

謝林斯基 對，對！不過我沒念過。你也知道，这么多事情，顧不到精神食糧了。可是我的妻子道羅塔念過。她說好極了！這本書好像是寫農村的？

斯庫卡 是寫農村的。

謝林斯基 我沒料到你懂得這些。

斯庫卡 我在一個農業勞動組合里呆了一個多星期。

謝林斯基 是啊……當然……像你這樣的作家應該體驗各方面的生活，對嗎？

斯庫卡 誰知道呢……大概是這樣。

謝林斯基 不管怎樣，你沒有任何經常的工作拴着你，你愛到哪兒去，就到哪兒去，你愛見誰，就見誰。我真羨慕！你說說，考文泰學校的老同學當中你常看見誰？我不知道怎麼搞的，和所有的老同學都失掉了聯繫。

斯庫卡 我有时候碰到斯里甫柯夫斯基，你記得嗎，我們學校里的詩人：

謝林斯基 “我們要把大地堅立起來，
我們要把太陽扔給魚。”

斯庫卡 對，對。他現在在保險公司工作，搞冰雹保險。他發福了，胖得可怕。可是，和他坐在一個課桌上的格熱夏克，你還記得嗎，我們的首席拉丁文專家？前些時候他在瑪爾薩柯夫斯卡大街販賣領帶。還有賓屠拉，忘記了沒有？

謝林斯基 賓屠拉？那怎麼能忘記呢！他不是常在足球場上給我們學校爭光的嗎？可不是！他是個徹頭徹尾的運動家，在數學上又是個十足的笨蛋。

斯庫卡 現在是考古學副教授。大家預計他有輝煌的前途。

謝林斯基 你瞧，誰能料到呢！

斯庫卡 誰也不知道他肚子里有什麼貨色。比方說我吧，難道我想到過我會當作家嗎？可是現在我居然寫起來了。地球儀，你聽我說，現在該告訴你，我到底是為什麼來的，為什麼占用你的時間。

謝林斯基 我們這次的會見，真使我高興！很久沒有回憶過去的事了。如果你找我有事的話，就請說吧！只要我能辦到……

斯庫卡 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不過是請老朋友幫個忙。是這樣，有一個劇院請求我寫個劇本，他們缺乏現代劇目，他們已經把我的未來的劇本列入計劃了，甚至还保證配備最好的演員。

謝林斯基 嗯？

斯庫卡 真的，我從來還沒有寫過劇本。不過我想，別人會，我也会。萬一寫不好呢，你想，是劇本啊。

謝林斯基 以你的天才能行！

斯庫卡 老兄，天才這還不是一切。主要的是主題、形象、衝突——這些憑空是想不出來的。

謝林斯基 那麼到哪儿去找呢？

斯庫卡 到生活里去找。沒有別的方法。應該在真正的生活里找衝突，你明白嗎，找那種恰當的有尖銳的社會意義的衝突！然後用富於創造性的幻想力將它變成舞台場面，懂嗎？

謝林斯基 不完全。

斯庫卡 这有什么不懂的？

謝林斯基 你說：在生活里找冲突。你怎么能找到它呢？
它在哪儿？

斯庫卡 到处都是。每走一步都有。首先是在各个企業
單位里。新、旧的对立！消灭殘余思想的斗争。冲突
数数不清。

謝林斯基 可能。我不爭辯。我个人沒有發現过这类东
西。何况我們的工厂很小，不一定什么都有。

斯庫卡 有，地球仪，有！你瞧着吧，一定会有东西叫
我看中的。

謝林斯基 等一等，等一等……你是想在这里找主题，
还是怎么的？在这里，在旦勃諾威茨？

斯庫卡 我就是为了这个来的。

謝林斯基 嗯……沒話可說，这对我們是光荣，我尽
力……不过……

斯庫卡 本来我可以到別的地方去，可是后来我知道你
在这兒当厂长，就决定依靠你了。看在老朋友的份
上，帮个忙。

謝林斯基 那不成問題！我随你支使。

斯庫卡 謝謝。

謝林斯基 不过是这样，这里其实沒有这样的东西。不
显眼的小城市，不显眼的小工厂，平凡的人造着平
凡的釘子……对文艺創作說来，我怕沒有什么有意
思的东西！

斯庫卡 以後再看吧。現在我想參觀一下工廠，和工人們認識認識。方便嗎？

謝林斯基 方便得很。那有什麼不方便呢！你什麼時候願意去都行！

斯庫卡 我想快一點。希望在兩三天內找到主題，起草劇本計劃。

謝林斯基 你當然是住在我們家里羅。

斯庫卡 何必麻煩你呢？

謝林斯基 這有什麼麻煩？我的住宅不壞，五間房子，我們只有兩個人……再說，在且勃諾威茨連旅館都沒有……

斯庫卡 既然這樣……

謝林斯基 和我的妻子認識一下。她是個出色的女人。這不是因為她是我的妻子，請相信我……啊呀，她會多么高興啊。我這就給她打電話……

斯庫卡 什麼時候到工廠里去呢？

謝林斯基 最好是明天，一大早。今天我們來痛痛快快地聊聊，你來了，讓我高興高興吧。對不起，我只打個電話。（拿起聽筒，撥號碼）道羅塔嗎？是啊！我有一件意外的事告訴你……不，是客人……正相反，是個令人愉快的，非常和藹可親的人……你猜！從哪兒來的？你扯到哪兒去了？你怎么也猜不出來！你知道是誰？斯庫卡！不，我說：斯庫卡，愛斯開頭，斯庫……唉，你真是！對，斯庫卡！怎麼是誰？我

的朋友，有名的作家。想起來了嗎？是的，他要來。
並且暫時還要住在我們家里……家里什麼也沒有
嗎？總會找到點東西的，想想辦法……是的，一下
班就回來。再見！（放下听筒）她高興極了。天下少有
的女人，你自己馬上就會相信的。你還是打光棍嗎？

斯庫卡 基本上這樣。

謝林斯基 可惜，可惜！妻子、家庭，你知道嗎，這是一
件大事，老兄。

斯庫卡 不管怎麼樣，你幸福，我很高興。

謝林斯基 幸福？你太誇獎了。可以這樣說：差不多是
幸福的。

斯庫卡 你還缺什麼呢？

謝林斯基 假如你也在这里住上幾年的話，你就不会問
了。這個旦勃諾威茨跟癩皮狗洞一樣。一個人對這
樣的生活能忍受多久呢？可是，老朋友，我在这里
已經受了八年罪了。

斯庫卡 這算得了什麼問題？卷起鋪蓋上華沙去好了。

謝林斯基 說起來容易——走好了！你想知道嗎？我和
道羅塔不想別的，連晚上做夢都夢見華沙。咖啡館，
人們川流不息，車輛來來往往，喧鬧不停。這才是
生活，老兄。可這兒是什麼？混混日子罷了。你哪
兒也去不了！人都感到在漸漸地發霉了。

斯庫卡 （笑）到底障礙在哪里呢？是房子嗎？

謝林斯基 道羅塔在華沙有親戚、朋友。臨時總還可以

找到住的地方。

斯庫卡 (笑) 华沙的房子就像华沙的电車一样。开始人是悬着站在踏板上，左手抓住扶手，右脚跟支着，然后就尽量往中間挤，在那里，你看吧，总会找到位子的。这当然是說，在这以前他沒有給撞下去的話。

謝林斯基 問題不在房子。別人能有，我也会有。我的要求也不苛刻，不一定馬上就住到宪法廣場上去，只要在华沙就行了。噯，斯庫卡，在那兒我才会变得生气勃勃。更不用談道罗塔了，可憐的女人，眼看着憔悴下去了。

斯庫卡 我真不懂，到底是什么拖住了你。怕失業嗎？

謝林斯基 这一点我頂不在乎。工作能找到，而且还是最好的工作！不負什么特別的責任，不用老跟工厂委员会和党委会打交道。你要是知道我对这一切是多么討厭就好了！我要是能从这兒脫身多好啊！唉，这連想都不必想。

斯庫卡 为什么？

謝林斯基 他們不放。

斯庫卡 怎么会这样呢？

謝林斯基 就是这样。就是不放。你要知道，是我，我單槍匹馬地在一九四六年一手把这一切（指指四周）从廢墟中扶植了起来，恢复、改建，使工厂投入了生产。这些年来，我每晝夜在这里忙二十小时，哪怕能有一个人帮助我也是好的！我一个人陷在这里熬不出

头了。你想想，这样，他們怎么能放我呢？（揮手）

他們哪兒還能找到這樣的傻瓜！

斯庫卡 無論什麼情況，也會有辦法的。

謝林斯基 也許你還會說：信念可以移山。可是，假使

我的山——工業部不想調動我，那怎麼辦呢？

斯庫卡 等一等。你記得古爾凱維奇嗎？

謝林斯基 哪一個古爾凱維奇？

斯庫卡 過去我們班上的蓋尼亞·古爾凱維奇，跟賓屠
拉坐在一個課桌上，在七年級的時候給學校開除了
的。

謝林斯基 等一等……是一個瘦子，黑黑的，帶眼鏡的？

斯庫卡 就是他。

謝林斯基 我想起來了。斯柯莫羅維奇好像總是和他纏
在一起。他跟校長在歷史課上有過一次小衝突。

斯庫卡 他問校長：到底什麼時候波蘭是位於兩海之間的。
校長不知道怎麼回答好，就大發脾氣了。

謝林斯基 到底為什麼開除了他？

斯庫卡 為了共產主義！他參加了社會主義青年團。

謝林斯基 啊！

斯庫卡 我在不久以前碰到過他。他在你們的部里當處
長已經好幾個月了。你要我跟他談談嗎？從他那方
面來說，這也不能算庇護，他會估計客觀情況的，
當然老同學也有點關係。

謝林斯基 我十二萬分地感謝你。不過我怕給你添麻煩。